

多年前，学生的一个课堂提问把我给当场噎住了。

话题是议论现当代一批名记者的坎坷生涯开始的，议着议着，不知怎么地就议到了传统文人的结局大抵不妙，唐宋以下，都离不开一个“贬”字，贬窜最著名、最资深的要算苏东坡了，几乎大半辈子都在流放。

然而有同学表示异议，她站起来说，老师，我怎么就觉得当时的朝廷忒有温情哎，所谓的“流放”简直就是“火线提拔”和“公费旅游”的高级黑，比如印象里最苦的是岭南，但是怎么解释苏东坡“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呢？日子美得不想回家了。再比如您刚才说的吧，白居易，一个不小心就流放九江，多么浪漫哦。再次流放居然直奔“天堂”苏州，后来干脆流放到更大的“天堂”——杭州，多少人向往的地方哎；苏东坡呢，朝廷恨他，他也自贬避祸，结果一贬就贬到了“天堂”——又是杭州。后来流放的潮州、黄州也不差，“猪肉贱如泥”呢；柳宗元差些，一贬就是广西柳州，但柳州是出了名的“山清水秀地干净”，常言道，做人死都要死在柳州呢！其他的，刘禹锡一贬就苏州，王昌龄一贬就金陵，韩愈贬到了潮州，张九龄贬到南昌、荆州，晏殊一贬就是皖南宣城，范仲淹一贬就是饶州……您倒说说，上面那些地方，除了“天堂”不用说，其他哪个不是鱼米之乡、旅游胜地？我们私下里议论的是，不是文人在装，就是朝廷在装。换了我们这些西北小地方来的，还求流放呢！

江南原本是畏途

胡展奋

我听了一时语塞，想起了当年的漏桥伤别，凡去江南的都在此设宴哭别，好像一去就等着报丧似的，韩愈还没到潮州，就关照侄子“好收吾骨瘴江边”了，比照大量歌颂江南的诗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于是课堂上胡乱搪塞了几句，下了课，找袁沛然袁老请益。

袁老那日病重，不能多言，听了一笑，只点了一下就让我如梦初醒：杜甫不是有一首“梦李白”吗：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惻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你只消在“江南瘴疠地”、在流行病上想一想就明白了。

是了，“瘴疠地”。袁老果然了得，他的文史修养之触须只要和医学知识轻轻一交，便无敌。江南以前的确是畏途，甚至是“炼狱”啊，查工具书，瘴疠，指中国南方山林间湿热环境下多种疾病（流行病或部分热带病）的总称，多数情况下指疟疾与血吸虫病。

一过长江的感受，首先是蚊子极多。南宋以前江浙一带沼泽无数，金兵过了江，就算打得过人也打不过虫。所谓“江南蚊蚋响如雷”，蚊子多了疟疾必多，这疟疾当时就是不治之症，一直到千年以下的康熙皇帝，要不是“国际友人”进献“金鸡纳粉”，还差点死于疟疾。那时的人哪知道什么“疟原

虫”呢，北人乍到江南，差不多还来不及嗟叹“春风又绿江南岸”或者“春来江水绿如蓝”，就倒也，曹操八十万大军一到江南，就一半“倒也”，史籍称“时疫”，流行病，经查曹军是七八月份陆续抵达荆江沿岸水网地带的，两个月后集体大发作，军中死伤狼藉，说感冒不可能，时令不对，其发病窗口期恰恰是符合疟疾的，彪悍的军汉尚且如此，文弱之士当然是难怪“无消息”了。

其次是血吸虫。这厮，不要说北人毫不知晓，就是南人也不知道究竟，因为看不到啊，碧清的水域，一下水，就缠上了，古人称为“蜃”或“蛊”，可在水中“含沙射影”，杀人于无形之中，曹操军队的崩溃也有说是因为从陆战转为水战，大规模感染血吸虫所致，眼见得肚子一天天地鼓起整个人都不好了，最终骨瘦如柴地死去，谁知道你什么毛蚋尾蚴呢？

两种恶疾，尤其是疟疾，长江以南遍地都是，你中药，哪怕是含青蒿素的中药，吃下去一吨也无济于事的。只有把水排干了，才是根本的遏制，南宋以后，江南土地被大规模地开发，其势头才被狠狠地打了下去，不明白的还真以为“皇恩浩荡”呢。

所以，要说“天堂”，南宋以前的苏杭抑或金陵、湖州、宣州、荆州都是表面繁华而暗中坑人的险地，用来惩戒被贬的官员，不正好吗！

学生有时是老师的老师。学习了，“求流放”的女同学。谢谢。



话说元末，刘伯温不得意，辞官归隐。途经桐庐，眼见得“彩凤对峙舞翩跹，双龙戏珠汇一川”，心里欢喜，遂逗留下来，问民生，究物象，交友课徒，吟诗著述。真是“澄心以逍遥，坻流任行止”。

一日，刘伯温梦中闻得有香气袭来。梦醒香犹在，其香似茶，却又陌生。大奇。循香寻去，当真有人在制茶。制茶人告知，一堆被疏漏的鲜茶叶萎蔫焦边。弃之可惜，爰烘制，自己喝。刘伯温索饮。但见汤色红亮，饮之香奇味甘，喝所未喝。叹道：“如此香，如此红！”主人误听成了“芦茨香，芦茨红”——此地正是芦茨乡啊。于是这款废物利用、歪打正着的茶，也便叫了芦茨红。

你喜欢喝茶，是红茶精。你当然知道，红茶起源说法多种，以江西河红为最早，问世于明代1426—1521年间。而近期浙江茶人考证出的芦茨红，诞生于元代1341—1344年间。这样，红茶的历史便提前了一百多年。

你想听中国故事，还必须是真实的、有意思的、为常人不熟悉的。我这个芦茨红故事，合不合格？

“蓝宝石婚”夫妇为何要离婚？

柏万青

俗话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前不久，年近70岁的陈阿姨来到电视台，她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来到调解现场，一踏进录影棚就不停流泪，似乎受了很大的委屈。她声称自己与丈夫长达45年的婚姻无法再继续了，丈夫竟然提出要与她离婚，自己的儿子不但不劝和而且支持父亲与母亲离婚，一家人现在已经无话可说。无助的陈阿姨希望“老娘舅”能帮她，让她与丈夫携手到老。

陈阿姨和丈夫季老伯结婚已经45年了，夫妻俩育有一子一女，女儿早已出嫁，儿子与父母住在一套房子内。他们的家境不错，夫妻俩有退休金，儿子也有一份不

便怀疑老伴去外遇家了。倍感冤枉的季老伯觉得怎么解释也没有用，更令老伴气愤的是陈阿姨还将老伴有外遇的推测告诉女儿，季老伯有口难辩。两人的关系渐行渐远，不仅季老伯对妻子冷淡，在家不愿意与妻子说一句话，散步不愿意带上妻子，就连妻子骨折住院，季老伯也只是远远观望，不愿意陪妻子在病榻前聊天。现场季老伯没有否认陈阿姨的指责，只是自己感到很无奈，现在发展到看到妻子就觉得“头疼”，无话可说。老伴越是冷淡，妻子越是对自己的怀疑深信不疑，于是小骂天天有，大骂三六九，闹得整个家庭鸡犬不宁。看着父母经常为一些不着边际的琐事争持，儿子也成了受害者。调解现场儿子表现得很无奈，他告诉我，哪有子女希望父母分开的？就是因为父母的矛盾，一家人的感情很淡漠，他已经很久没有吃到母亲做的肉圆和粽子了。而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协调父母的关系，于是便选择一直逃避，尽量少待在家。其实儿子很希望父母能够度过幸福快乐的晚年，不要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产生矛盾，但是陈阿姨的所作所为实在让一家人都受不了，不仅他不想避开母亲，连父亲也受不了，继续生活在一起可能会影响身体健康。

他俩的矛盾出现在2008年。以往季老伯总是把自己每月所有的工资都交给妻子，从2008年开始他每月只交1000元。认为自己的1000元钱加上妻子工资的1000元钱，以及一千多元房租，家庭开销是完全可以的。然而就是这个变故让妻子开始对丈夫不信任，认为他人在外肯定有“花头”，并对丈夫“作”起来。季老伯每天晚饭后有外出散步的习惯，陈阿姨认为老伴是去与“外遇”约会。平时只要老伴单独外出，妻子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疑心重的陈阿姨，应该考虑她更年期留下的病根。对此丈夫只能装糊涂，对她的指责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否则他根本受不了。而儿子也应该劝父亲想开一些，如果总是计较陈阿姨说的话，季老伯迟早自己也会得病，陈阿姨的身体已经不太好，到时候儿子就要照顾两个老人，更累。儿子应该做好父母的“小娘舅”，为父母分忧。

要解决矛盾，除了儿子要起关键作用，作为“调和剂”缓和父母关系，季老伯和陈阿姨也要尊重彼此的爱好和习惯，不要过分干涉对方，也不要再听信气头上的话。我告诉陈阿姨不要再随意对季老伯有所怀疑和猜测，这样很伤人。季老伯的生活习惯和爱好，只要是健康和正面的，陈阿姨也不要阻拦。不过，我也建议季老伯散步时带着陈阿姨一起去。陈阿姨边听边点头，季老伯虽没有明确表态，但也不再提离婚意见，儿子则接受了我的建议，认清了自己的责任所在。

写下这个题目或许有人会问，你是南方人怎么也喜欢俺北方人吃的“猪肉炖粉条”？这话可得从我上山下乡那年头说起了。记得当年的生产队总会在收获山芋的季节里，从邻队请一位大师傅来帮我们制作山芋粉丝。头一天，这位师傅会先将我们从地里刨出来的那数百斤山芋洗净后用粉碎机全都打成浆粉，滤渣后将浆粉浸泡在几口大水缸里，第二天又命我们在大缸边支起灶架起锅，烧上一大锅滚水。俄顷，只见他不慌不忙地手握漏勺站在大锅边，随即又命我等不断地从一旁的大水缸里捞起一团团浸泡过的山芋浆粉传递给他，当他接着一团浆粉往漏勺里一放，立马挥起他的大拳头朝浆粉上捶打起来，一下，两下……瞬间，白色的浆粉便从漏勺里丝丝

杭州吸引人的地方很多，最让我流连忘返的是西湖。西湖的北岸有一小段只有垂柳，但从北山路上向西走到保俶路就会看到一幢依山而建特别显眼的楼——望湖楼，又名看经楼、先得楼，北宋乾德二年（964），吴越国王钱弘俶所建，原在昭庆寺前，原楼已经不在，今望湖楼是1985年按清代旧式在原址的西侧重建，就建在北山路边，宝石山东麓，楼台依山临湖，登楼纵览西湖风光，雅趣盈盈。宝石山上的保俶塔是西湖的标志性建筑。

记得那年春天，我独自沿湖东岸由南向北行至北山路，因之前总是远望保俶塔而从未近观过，遂萌生登宝石山近看保俶塔的念头。伫立保俶塔下，才知山上石刻、典故众

再好的药也不能随意乱吃。有道是：是药三分毒。药能治病，也可能会出现相应的毒副作用，因而不少药被列为处方药，需有医生的处方才能获得。这自然有它的一定道理。

可是，有些人防病心切，总是听信各种不实传言，将包括许多处方药也放入了自己的备药箱里，每天服用，期冀疾病从此不再找上门。殊不知，这样的“防患于未然”，中间已经缺失了一个重要环节，那就是这些处方药并没有得到医生的指导与认可。这种事前不曾料到后果的“身不由己”，许多时候往往是弊大于利。

实行处方药管理，无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然而现实情况是，通过各种途径获取并自行服用未经医生

西湖

石 诚

多，而且居高临下，整个西湖尽收眼底，是别样的情韵。我沿山脊移步向西，过葛岭初阳台，到紫云洞山门，旁边是栖霞洞，牛皋墓。紫云洞下左手有条土路通挂牌山的乌石峰，很有野趣。一路探寻古人遗迹，于苏堤下山，然后在北山路上回走一段上断桥，下白堤，出孤山，然后踏上苏堤。记得当时已是下午，天下起了雨，一阵一阵的，因雨下得不大也就没在堤上向小贩买伞，而是独享春雨中的西湖。一路上，雨止我行，雨下我停，在走走停停中更感受到西湖春天的美妙。还记得，我那天坐在一个亭廊的长座上好

是药三分毒

邵天骏

有些人身体一时有意，抱着侥幸的心理，从药箱里翻出具有类似疗效的处方药服用，直到效果不佳甚至出现不良反应才去医院。

对症下药，遵嘱服药，医生的作用不可替代。一个普通人的医学知识不可能像专业医生那么精通，自以为对的做法一旦不靠谱，带来的后果说不定是灾难性的。从这点上着眼，在医生的指导下安全服用处方药，绝不是小事一桩，来不得半点的马虎。而我们有些人的观念呢，看来还是值得好好更新一下！

缕缕地流淌到滚水中。说也奇怪，当另一拨人从滚水中将粉丝捞起，晾晒到谷场上早就备好的竹竿上时，这粉丝已呈半透明的琥珀色了。别看这颜色不诱人，它可特有的那股清香却氤氲在四周的空气中，沁入我们的肺腑，直透肠胃，诱得我们这些每天啃着红薯干、苞米，在

美味的猪肉炖粉条

周钰栋

饥饿线上挣扎的庄稼汉恨不得立马找上几根葱蒜，下上一大碗山芋粉丝解解馋。当然，在那个“抓革命，促生产”的年代里，要想吃上一顿猪肉炖山芋粉丝的话，那非得等到过年的时候才能实现。因为那年头上面规定一家只能喂养一头猪，那么谁不希望这头猪能长得膘肥体

壮来个猪肉大丰收！所以啊，这猪不到年底谁也舍不得杀。而一旦把这年猪杀了，各家煮上一锅猪肉炖山芋粉丝犒赏犒赏自己又是必不可少的一项节目。

炖粉条的猪肉是先在柴火灶上用猛火炒出油来后再放到一只特制的小铁锅里，然后扣上山芋粉丝，并配上盐、葱蒜、姜、干辣椒和酱油等作料后便架在小炭炉上，或架在供家人烤火取暖用的火塘上用小火慢慢炖出来的。锅里的猪肉在煨的过程中便将其中的油溢出，而这溢出的油又被山芋粉丝吸收，故肉就变得肥而不腻，酥如豆腐，入口即化，而那山芋粉丝只因沾了猪油的光更显肥美、爽滑、筋道，吃到嘴里“咂溜”一声，便顺着喉咙滑到了肚里，那种享受简直赛如神仙。

